

第一章 鬼夢夜回閨中

夜霧迷離，暗暝無邊，靜寂的麓京城死寂一如隔世忘川。她盈盈孑然，於暗夜之中踽踽獨行，走三步停一步，心內戚戚，茫然四顧，越發悵惘。

風露起，杳音細無，空氣中迷漫著香燭的氣息，濃烈嗆人。

「咚轟」一聲悶響，她身後的城門大開。

守衛們默言無聲靜立兩側，城外是黑壓壓的鐵騎與士兵，她驚訝不已，吃驚地看著那為首黑騎之上的少年郎。

少年郎墨衣墨髮，黑夜之中他俊美至極的長相更加清晰如玉，有著較之常人更深邃的眸與更烈豔的薄唇，還有高挺的鼻梁。

「葉匱！」

她飛撲過去，身體虛無穿透，恍然間她想起自己已經死去多年，她茫然而立，不知自己為何會回到這一天，像是穿越忘川來到過去。

黑騎有序進城，前面是一人一騎，後面是兩列步行的士兵，他們訓練有素，在每個巷口分開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她大急，跟著飄去。

葉匱那一隊人直行進宮，宮內香火的氣息更重，宛如進了一間香火鼎盛的道觀，隨著一聲尖叫，梁帝被人從長生殿內拖出來。

還未等梁帝看清來人，已身首異處，他恐怕作夢都沒有想到，費盡心機問道求長生，最後竟然會死於非命。

他的頭顱還在地上滾，然後是一個接一個的頭顱滾落。

她看到熟悉的皇后姨母，還有太子表哥，以及梁帝的其他妃嬪和皇子公主，他們生前是何等的尊貴，死後卻身首異處，與普通螻蟻並無什麼分別。

葉匱的劍在滴血，剛才就是他手中的劍結果梁帝的性命，他其人如玉氣勢如劍，是燕帝手中的利刃，所向披靡無往不利，斷盡一切不平之聲，殺盡天下不服之人。燕帝原是燕國公世子，名燕旭，現在就站在他的身後，矜貴無雙從容優雅，一如閒來無事出門看熱鬧的貴公子一般。

少年抿著唇，他再是如劍，此時顯現只是剛出鞘的稚嫩和無懼的鋒芒，往後許多年，世人謾罵詆毀，皆是因為他殺戮過重。

箭鏃亂飛，齊入皇城。

「燕旭，你這個亂臣賊子，爾敢謀逆！」

她看過去，怒喊的人是她的舅舅虞國公虞信，他的身後跪著舅母還有表哥表嫂表姊，他們一個個面容惶惶，目光憤恨。

燕旭輕睨，「虞信，你願替梁襄為虎作倀，我卻不能。梁襄一心求道，廣修道觀盤剝百姓，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，你真應該去京外看一看，看看那些人如何易子而食，如何賣兒賣女，這般帝王，天理難容！便是沒有我燕旭，也會有其他人，天下總得有人站出來替百姓們討個公道！」

「我呸！」虞信一口唾沫噴到他的臉上，冷笑連連，「什麼討公道？你這是謀逆！亂臣賊子，還敢稱乎天下大義，不就是你狼子野心自己想稱帝，何必說得如此冠

冕堂皇！」

燕旭漫不經心地擦拭臉上的唾沫，「虞國公既然如此忠心，我自當成全。」

他往後退一步，將葉匱暴露出來。

葉匱手中的劍血已乾，劍身血跡斑斑，觸目驚心。

「不要！」她大喊著，擋在舅舅的面前。

劍從她身體穿過去，舅舅的頭顱滾到她的腳邊，舅舅的眼睛在瞪著她，那張她熟悉無比嚴肅正直的臉，死都沒有瞑目。

燕旭很滿意，這把劍極好用。

虞家眾人驚呼著，痛哭出聲。

葉匱垂劍，任由鮮血滴落。「主上，虞信已誅，虞家其他人罪不致死……」

燕旭瞇眼，沉默半晌，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虞家其他人倒是不用去死，他們不是虞信，並沒有幫著梁襄做下那些人神共憤之事。」

舅舅身首異處，死狀極其難看，她被駭得緩緩後退，震驚的目光中只看到舅母衝過來，葉匱手中的劍再一次穿透她舅母的身體，在舅母倒下去的時候，血滴得更快，在地上彙聚成河。

「舅母！」

虞家的其他人目光恨著，卻無人再衝出來。

俊美無雙的少年提著滴血的劍，以冰冷決絕之勢壓住所有不甘之聲。

梁帝已除，天下初定。

四周高呼萬歲之聲不絕於耳，燕旭依舊從容淡定。他一撩衣袍，優雅地緩步登上長生殿的高臺，睥睨著四下，儼然已是天下的新霸主。

葉匱跪地，「臣有一事懇請陛下恩准！」

眾人側目，才建功便求恩賞，是為臣之大忌，有什麼事不能等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恩封這些追隨之人時再說？是什麼天大的事情令他這般迫不及待？

燕旭並無不悅，問：「北大王有所求，朕一定恩准。」

三月前，燕旭已在西北稱帝，雖以討伐梁狗之名未定帝號，卻是已經封了自己的眾手下，葉匱暫封北大王，一應封號賞賜事宜皆等事成之後再進行。

葉匱道：「臣心慕一女子良久，以前礙於身分懸殊未敢言明，今日臣自覺身分相當，一刻不願再等，欲前往梅府求娶梅大學士之女梅氏青曉為妻。」

有人哄笑起來，笑他急色，還有人笑他奴才心性，就算是當了大王還把梅家認為主家，還是小心翼翼低三下四，殊不知今非昔比，那梅家是亡國臣子，指不定巴巴地送女保命供他玩弄，何須慎重求娶。

燕旭垂眸，思忖約有半息香的功夫，終是同意。

葉匱大喜，叩謝皇恩，領著幾個人當下急匆匆前往梅府。

她跟在身後，看著越來越熟悉的街巷，聽著那些喊打喊殺兵荒馬亂的聲音，心情莫名膽怯害怕，她的淚不止，心狂顫。

「葉匱，你不要去！」

葉匱聽不見她的呼喊，那緊抿的薄唇和板正的俊美容顏無不表明他在克制，克制

內心的期待，克制心裡的怯懦。

梅府已被黑騎圍住，梅家眾人都被趕到前院，他進去時聽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那人是他的昔日舊主梅家的大公子梅青曄。

「葉匱，你真的是叛軍！」

「什麼叛軍，這是我們北大王！」有人不平。

梅青曄苦笑，「北大王……葉匱，你是奉燕旭之命來殺我們全家的嗎？」

葉匱看著梅家人，站在最前面的是梅仕禮和夫人虞氏，虞氏的身後是一襲白衣的高冷美人，那是梅家的大姑娘梅青曉。

她望著另一個自己，如同看另外一個人。

眼前的一幕她不陌生，她知道接下來的事情，痛苦難當。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能回到這個時候，更不明白這樣的一幕為何還會再次發生在她眼前，另一個自己眼神冷清視死如歸，她知道自己那時候確實無懼生死。

葉匱把劍放下，單膝下跪，「葉匱仰慕梅家大姑娘久矣，今日登門求娶。」

梅家人皆愣，萬萬沒有想到他會在這個時候求娶自家的姑娘。這哪裡是求娶，分明是逼迫！他們梅家是書香門第，頭可斷血可流風骨不能拋，試問又怎麼可能將自家的姑娘嫁與這樣的亂臣賊子為妻，受盡天下人的辱罵。

然而，若能有生的希望，做父母的總是願意退讓，梅仕禮夫婦沒有拒絕，梅青曄面有痛色，咒罵之語卻是一字未出。

梅青曉知道父母長兄想護住自己性命，但她身為梅氏女，她不怕死！

「我梅青曉身為梅氏女，命可拋風骨不能丟！我寧願死也不嫁亂臣賊子，不與爾等謀逆之人同流合汙！」

那時候的她凜然一身正氣身姿絕美，在所有人未曾反應之時，一頭撞在梅家的氣節柱上，血開了花，沾染一襲白衣，如初綻的紅梅。

耳畔是梅家人的哭聲，葉匱一步步往後退，她寧願死也不願嫁他，他知道她不喜歡自己，他知道以她的心性高潔看不上低到塵埃裡的他，可他以為強權之下，她會屈服，哪怕她是不願的。他相信自己終將會用一腔愛意焐熱她……

他雙目赤紅，絕望至極，「大姑娘，妳就如此厭惡我嗎？」

不！我不討厭你。

已經做鬼多年的她無法出聲，飄在他的身後，看著他失魂落魄的背影，看著他赤紅雙目中的血淚縱橫，她的心好痛，痛到無法呼吸。

第一年，他受封越親王，卻因為出身低微處處受人排擠。他什麼都不說，默默做著自己的純臣，盡責當著燕旭手中的劍，任由天下人罵他不齒他，從不曾分辯半句。

第二年，皇后想為他選妃，被他斷然拒絕，他說自己並無娶妻之心，習慣一人生活。皇后送來的貌美宮女，他只將她們養在後院，從來不碰。

第三年，史官請示燕帝要如何書寫那一段往事，燕帝召他詢問，暗示史記是勝者

所書，只要他願意，那段往事可以是另一種記載。

他低聲道：「梅家大姑娘品性高潔，是臣心中汙穢心存妄想。」

後來史書下筆，她名聲極好。

第四年，他請旨平亂，日日血雨腥風刀光劍影。

.....

第十十年，他歸京。

十年間，他未曾娶妻，征戰南北，殘暴之名赫赫，他夜夜失眠，每一夜都會回到那一夜，回到她撞死在他面前的那個瞬間。

他的身邊，永遠都帶著她的畫像。

「大姑娘，妳是不是很恨我？」

無數次，她多想告訴他，她不恨。

後來她知道了很多事情，燕旭為何罵舅舅助紂為虐，因為舅舅替梁帝做過許多傷天害理的事；她知道他為何心急求娶，因為他念著舊情，想保住他們梅家。

十年陪伴，她看著他躲過無數的明槍暗箭，看著他數十次徘徊在生死一線，他不想活，每一次出戰都抱著必死之心。

他的容顏在變，越發俊美冷清，他的氣勢在變，一年比一年更加韜光養晦寶劍含光，從不及弱冠的少年郎到面容冷毅的殺神越王，不變的是他的內心，永遠停留在破城的那一夜，永遠定格在她死去的那一刻。

命運何其諷刺，她寧死不願嫁的男人，在她魂魄相依的十年，她卻漸漸愛上他，愛上他的堅忍、愛上他的沉默。

如果時光能夠倒回那一夜，她想告訴他——

我願意！我願綰髮淨面，嫁作葉家婦。

「葉匱，葉匱.....」

她在夢魘中醒來，入目是熟悉的繡梅紗帳，如煙如霧，鵲嘴薰爐中香氣裊裊，四溢著梅花的清香，花梨木的小圓桌上擺放著一隻前朝的官窯梅瓶，上面插著一枝竹枝。

竹葉青翠，似潤澤的碧玉。

這是她的閨房，知曉閣。

做鬼十年，她曾無數次鬼夢夜回，回到這梅香氤氳的房間，回到一切都沒有發生的時候，她依然是世人口中克己復禮知書達禮的梅家大姑娘。

「葉家公子還在前院跪著，春寒夜涼，身體哪裡受得住。」這聲音是那麼的熟悉，正是她的大丫頭靜心。

另一個大丫頭凝思道：「大人和夫人還有大公子都說不怪他，想不到他性子如此之倔，非說自己有錯，害得大姑娘昏迷不醒。他不肯起，非要等大姑娘醒來後才起身。」

她的心「咚咚」狂跳，遙遠的記憶深處似乎有這麼一件事情。

那一日她與兄長一起去忠勤侯府赴宴，回程時兄長臨時有事囑託葉匱護送自己，誰知那馬兒不知何故突然發狂，他雖最後制住狂馬，但她坐在馬車內顛來顛去，不小心磕到車頂暈過去了。

赤足下地，接觸地面的感覺讓她有些不太適應。心中漫過無盡的歡喜，一步步感受著那久違的腳踏實地。

靜心凝思聽到動靜，齊齊進來。

「大姑娘，您醒了！」

「大姑娘，您頭可還疼？」

她望著她們，眼神恍惚。靜心和凝思的模樣如此清晰，這鬼夢作得越發的真實，直叫人分辨不出是真是幻。

「妳們剛才說葉匱還在前院跪著……」

「是的，大姑娘。葉公子說他有愧，您若不醒他就不起，大公子勸說無果，只能由他去了。春寒露重，奴婢這就去告訴他您已醒來，讓他早些回家。」

「不！」她一手撫在心口，那裡像活過來一樣，跳得厲害，「我親自去！」

靜心和凝思對視一眼，要替她梳妝打扮，被她制止，她一刻也等不及去見他，趿了鞋披上銀紅色的斗篷便疾步而去。

夜深，寒氣深重。

熟悉的迴廊走道，漢白玉砌成的臺階、青石鋪成的路，還有花園裡石子鋪成的小路，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熟悉，熟悉到她想落淚。

梅家的氣節柱屹立在前院正中，上半部分鑄刻梅家歷代祖先的名諱與詩句，下半部的空白之處等待著後人刻寫。

她身形一晃，彷彿看到自己如染血紅梅一樣飄落在地……她知道，後來這氣節柱上有她的名字。

石板上，有一道跪著的人影，是葉匱！

她的心揪緊，那是年少的葉匱，削瘦單薄如同剛抽條的竹子，他跪著，如折彎的細竹，是那麼的清瘦那麼的堅韌。

葉匱看著朝自己走來的女子，她雪月風華清冷如霜，知書達禮儀容端莊，是麗京貴女爭相效仿的典範。

她幾時有過如此模樣，花頭鞋將將趿著，露出雪白的絹襪，斗篷之下只著白色中衣，青絲如瀑布般傾瀉散著……只一眼，他連忙低頭，不敢再亵瀆她。

她步步走近，不敢置信，鬼是沒有感覺的，聞不到氣味不知冷暖，更感覺不到心跳，可此時她的五感是這般清晰，她甚至能聞到他身上的氣息，淡淡的，如竹香。

「葉匱。」

少年抬頭，琥珀色的眸子驟起光亮，「大姑娘，您醒了！」

「我醒了，葉匱……我……我想告訴你，我是願意的……」

她聲止，眼前的少年不是四年後破城討伐梁氏的北大王，亦不是後來凶名赫赫的殺神，世人畏他懼他，他泰然置之，坊間輕賤謾罵他為閻奴，他置若未聞。

閻者，奪人性命；奴者，卑微下賤。

他不會知道自己心間的波瀾起伏，不會知道自己的情緒激動是為哪般，鬼夢寥寥，居然將她帶回到這個時刻。

「今日之事不怪你，你快些起來吧。」

「大姑娘，是我護主不力，請您責罰我！」

「葉匱，你要記住，你不是我梅家的奴才，我也不是你的主子。」

他確實不是梅家的下僕，他是兄長的武伴，兄長跟著桓橫先生習武，桓橫先生是父親三顧登門請來的武林高手，而他則是桓橫先生看中的習武好苗子。

桓橫先生沒有收他為徒，卻將他帶在身邊，作為兄長的武伴。

武伴並不是陪伴習武之意，而是人形靶子，是鞭策兄長精益求精的活對手，後來世人辱他罵他，總把下奴出身強加在他的頭上，但他不是，他不是梅家的奴才。

「是葉匱不好，害大姑娘受驚。」

「不，你沒有錯……地上涼，你快起來！」說著，她便要去扶他。

他哪敢受她這一扶，趕緊自己起身。

她的手落空，心也空落落的，不無自嘲地想著，這個時候的自己是那般的討厭他，他必是怕她的。

他出身低寒，母親是越女，越女者，多妖媚，世家大戶的後院裡，多半都有越姬為妾，王公貴族們常以越姬為樂，往來相贈者頗多。

她自小禮教嚴苛，不僅律己也及人，她不喜他那遠比女子還精緻的長相，更不喜他妖豔異於常人的五官，若不是兄長看重他，她怕是多一個眼神都不會給他。

他穿得極為單薄，青灰色的粗布衣裳根本不能禦寒，那磨爛底的布鞋更是叫人心疼。他太過高瘦，褲管處露出一截腳踝，白得刺目，那裡必是已凍得沒有知覺，她以前從不曾注意過他，更不可能在意他過得是否窘迫。

「葉匱……你冷不冷？」

「多謝大姑娘關心，葉匱不冷。」少年的聲音本是清越的，卻細如蚊蠅。

靜心和凝思已趕過來，兩人心頭皆是納悶無比。在她們的眼裡，大姑娘無論何時都是得體的，便是夜裡夫人來看她，她都要精心梳妝一番，她們從未見過姑娘這般不顧儀態，而且還是在一個外男面前。

梅青曉什麼都看不到，眼裡只有對面的少年郎，千言萬語似乎無法說出口，即使知道這只是一個夢，她依然心如刀割。

面對青澀的葉匱，她該怎麼辦？

「大姑娘，夜已深，您該回去歇著，葉公子也該回家了。」靜心道。

她搖頭，「我不睡……」

「阿瑾！」

熟悉的聲音讓她回頭，臺階之上是熟悉的人，那是她的母親，梅家的夫人虞氏。她淚如泉湧，想不到還能在夢裡和母親相見。

「妳醒了，怎麼跑出來了？」虞氏關切責備著。

「母親……」她哽咽著。

「阿瑾，妳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？」

虞氏從未見過大女兒哭泣，這個大女兒是婆母親自教導的，自小就懂事知禮，因為太過知禮，便顯得不夠親暱。

她看到葉匱，道：「阿瑾已經醒了，葉公子趕緊回家吧，免得你母親擔心你。」葉匱彎腰行禮，正欲告辭。

「等一下！」梅青曉出聲，「你們吩咐廚房下一碗雞湯麵，再煮一碗薑湯，讓他吃了再走。」

虞氏溫柔含笑，「還是阿瑾想得周到，靜心妳去安排吧。」

葉匱又是行禮道謝，隨靜心離開。

少年郎瘦得讓人心疼，背卻挺得筆直，她看過他太多的背影，落寞的、憂傷的、視死如歸的、孤獨的。

這一次，尤為心疼。

「阿瑾。」虞氏喚她，瞧一眼她的衣著，略有些不贊同，「春寒入體可不鬧著玩的，出門怎麼不穿厚實一點！」

凝思連忙告罪。

她猶不知夢裡夢外，道：「母親，是孩兒方才一時情急，不怪她們。」

「母親知妳心善，此次妳受驚，原也怪不到人家葉公子的頭上，誰知他性子太強，非要跪在這裡請罪。要我說，都怪妳哥哥，他哪能丟下妳不管，非要去什麼春風巷。」

春風巷三字，驚出她一身冷汗。「母親，哥哥他回來了嗎？」

「回來了，也不知是什麼事情，瞧著臉色不太好看。」

虞氏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梅青曉卻是知道的，她按捺住心頭的疑惑，抬頭看向那筆直的氣節柱。

如果這是夢，那也太真實了……

她跟著母親回知曉閣，望著熟悉的人和物，心中不時恍惚著。她是長女，自小禮數周全，印象中母親對她向來不怎麼親厚，她從不知道，原來被母親照顧的感覺是這般好。

虞氏也不知道，自己的大女兒也會有如小孩子般無措的一面。

「阿瑾。」她摸著女兒的髮，「妳這孩子，就是心思太重，以後若有什麼心裡話，可以和娘說說。」

娘這個字，很少出現在她們母女當中。

「娘……我有多話……」她有好多話，不知對誰說。

「別急，慢慢講，娘聽著。」

「我……我不知從何說起……」

「那就先不要說，好好睡一覺，等妳什麼時候想說了，妳就告訴娘，好不好？」

虞氏替她掖好被子，放下紗帳。

她聽著母親離開的腳步聲，聽著靜心凝思的細語聲，望著熟悉的帳頂慢慢閉上眼睛。

如果這一切不是夢，那該有多好！

第二章 今生與你一起

迷迷糊糊中，她聽到有人在喚自己。

「阿姊，阿姊！」

多麼熟悉的聲音，熟悉到她想落淚，那是她的妹妹阿瑜。

她與兄長是雙生子，阿瑜比他們小三歲，最是活潑可愛，那麼可愛的妹妹，卻永遠活在十三歲。

她緩緩睜開眼，視線之中是一張嬌俏的臉，靈動的杏眼，水汪汪的眸子，略圓的臉蛋讓人忍不住想捏一捏，雙環髻各垂下兩條粉色的絲帶，絲帶下各墜著兩粒圓潤的珍珠，隨著少女的動作晃來晃去。

「阿瑜！」她翻身坐起，眼神一錯不錯地看著少女。

這是她的妹妹梅青晚，小名阿瑜。可是阿瑜不是死了嗎？她記得阿瑜隨母親陪皇后娘娘去極樂觀問道，不小心失足跌落山崖而死。

為什麼她還能看到活生生的阿瑜？難道她們姊妹是在陰曹地府重逢？

「阿姊，姊頭還疼不疼？娘說讓我別來吵姊，但是我想阿姊。」

「阿瑜。」她一把抱住妹妹，淚水止不住流。自從阿瑜死後，母親的身體就垮了，她記得那時候父親還起意辭官，被祖母強烈制止。

這感覺是如此的真實，真實到她開始懷疑眼前的一切到底是不是夢。

窗外幽幽梅香浸入，她看到梅瓶中的竹枝已經換下，新插的是一枝帶露珠的梅花，黑綠的枝條，綻開三朵粉梅還有點綴其上的幾個花苞。

靜心捧著衣服含笑靜立，凝思端著盆子等待著為她梳洗，眼前的一幕在她還是梅家大姑娘時每一日早起都重複著。

卯時正，穿衣梳妝去如暉園給祖母請安，同祖母一起用早飯，一起誦讀經書。

辰時起，回知曉閣讀書，四書五經禮則道法皆有涉獵。

巳時起，習花藝茶藝等風雅之技。

午時正，用午膳，方可小歇。

未時起，習廚藝女紅。

酉時正，晚膳。

戌時起，習字抄經書。

亥時正，就寢。

身為梅家長女，她自小謹守著這些慣例日日不落，在世人眼中，她無疑是最合乎長輩心意的那種貴女，然而，她不止一次羨慕自己的妹妹阿瑜，阿瑜可以不用懂經書、不用背書、不用習那些技藝。

後來，阿瑜死了。

她想如果阿瑜能活過來，她願意替阿瑜背負所有的一切，只盼著阿瑜能一直快樂開心無憂無慮地長大。

「阿姊，姊怎麼哭了？」

「我被風迷了眼，沒事。」

靜心看向半開的窗戶，忙過去合上。

更衣、梳洗，梅青曉心中的怪異之感越發的明顯，等到她與阿瑜一起出門時，那種重新活過來的感覺揮之不去，她狂喜著激動著無以言表。

一路到如暉園，遇到一張張熟悉的臉，下人奴僕，丫頭婆子，一張張面孔從遙遠記憶中跳出來，與他們的名字對應上。

如暉園假山旁的那只石仙鶴依舊獨立在水中，高昂的鶴頸彷彿在仰天高歌，嚴厲的祖母端坐在太師椅上，眼神凌厲中透著一絲慈祥。

她又想哭了。

自從阿瑜去世後，不僅母親的身體垮了，祖母又何嘗不是，後來她死了，她聽說祖母徹底病倒，不到三個月便去了。

「孫女給祖母請安。」

梅老夫人嗯了一聲，嚴肅的臉上並沒有其他的表情，用眼神示意下人開始擺早飯。

早飯後，一起誦經，難得阿瑜那般坐不住的性子，硬是陪著她們到最後。

「阿瑾，妳剛才分心了。」梅老夫人眉頭微皺，看一眼自己的大孫女。

梅青曉連忙稱是，時隔多年，她哪裡還能記得住經書上的每一個字。方才心思繁雜，萬般情緒齊聚心頭，她確實念錯了兩句話。

梅老夫人並未責罰，而是淡淡道：「念妳昨日受驚，許是心神還未靜，我便不罰妳。妳且回去，自行將讀錯的地方抄寫十遍，以作自罰。」

「多謝祖母。」梅青曉壓制激動之情，不敢讓祖母看出半分端倪，祖母是活生生的，她心中只有歡喜。

梅青晚背著她們悄悄吐舌頭。祖母好嚴厲，阿姊好厲害，幸虧她不是長女，不用像阿姊這樣成天學那麼多的東西。

今日若不是母親讓她陪阿姊，她可不願一大早來如暉園。

梅青曉從未覺得苦，自小這麼過來的，早已習慣。她帶著妹妹辭別祖母，在祖母嚴厲的眼神中前往父母所在的竹賢院。

再次見到溫柔的母親、儒雅聰明的父親，還有丰神俊朗世家風流的兄長，她現在無比肯定，定是老天聽到她的祈願，她真的重新活了回來。

梅仕禮臉色鐵青，也方才在訓斥自己的兒子，兒子身為兄長帶妹妹一同赴宴，居然把妹妹丟下跑去什麼春風巷，害得阿瑾受驚。

「你說，你去春風巷到底做什麼？」

梅青暉低聲回道：「沒……沒什麼，是燕旭說有急事找我，我想著忠勤侯府離家不遠，又有葉匱看著不會出事……」

「你可知我為什麼讓你陪你妹妹去忠勤侯府？」梅仕禮怒問。

虞氏連忙遞茶，示意丈夫不要動氣。

世家大多不齒忠勤侯府，不願與之為伍，忠勤侯府是麓京新貴，這個新貴與其他世家不同。

舉凡受封勳爵，皆是大功之臣，然而忠勤侯不一樣，他原不過是賣香燭的商賈，只因他是通玄子的侄子，而通玄子是梁帝最信任的真人。

梁帝重道，一心想求長生，梅青暉想，如果梁帝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，不知道還

會不會一門心思想得道成仙長命百歲。

肉體凡胎，何其脆弱，他不惜耗盡天下之財，不顧天下萬民的死活，妄求長生不死，卻不知修不成金剛不壞之身，便是吃再多的靈丹妙藥也敵不過刀劍無眼。

「父親，確實是燕世子找的哥哥，這事不怪哥哥，誰也不知道會出意外。」

梅青曄對妹妹投來感激的目光，心道這個妹妹一向把規矩看得比天大，從不屑替別人遮掩，不知這次為何會幫自己。

梅仕禮臉色稍霽，兒子和燕世子一向交好，若是燕世子派人相請，確實沒有不去的道理。「既然阿瑾替你求情，這次的事便罷了。」

「多謝父親。」梅青曄作揖行禮，心道這一關總算過去了，得好好感謝阿瑾。

兄妹一起告退離開後，他對梅曉道謝，「阿瑾，這次的事多謝妳。」

「兄長，我之所以幫你不是看好你和那位常姑娘，我只是不想讓父親和母親失望。你是梅家長子，梅家榮辱將來都繫於你一人身上，常姑娘再是賢淑，她也不可能成為你的妻子，何況她有那樣的父兄，惹禍是遲早的事，到時候你必將牽連進去，殃及整個梅家。」

她沒有危言聳聽，那位常姑娘生得貌美，偏家中父兄嗜賭如命，後來常家父子將常姑娘以五百兩銀子的價格賣到忠勤侯府，兄長知道後去侯府要人。

忠勤侯府是新貴，氣焰滔天根本不把梅家放在眼裡，他們家買走常姑娘，卻也不是給侯府世子做妾，而是送到宮中。

後來市井傳言說兄長和皇帝搶女人，梁帝聽後極為不悅，常美人哭啼不止，說是兄長以前覬覦她美貌多有騷擾，梁帝大怒之下將兄長指派出京去修道觀。

天下修道之人因為梁帝重道而雞犬升天，其中又以通玄子最為得勢，兄長年輕氣盛又是世家出身，根本不服，處處受那些人刁難，最後還被一道大梁砸中廢了一條腿。

她望著眼前意氣風發的兄長，實難想像他日後的頹廢不振。「兄長，我昨日在忠勤侯聽到一件事。那常姑娘可不是一般人，通玄子說她有旺國之相，欲將她獻給陛下，此等女子，不是我們臣子之家敢沾染的。」

「當真？」梅青曄驚問，心中已是深信不疑，阿瑾的話，他一個字都不會懷疑。怪不得昨天常姑娘派人給他送信，說是她父兄要將她賣給忠勤侯府，原來如此。

「阿瑾，多謝提醒，我知道了。」差點釀成大錯，他後怕不已。

「兄長知道就好。」

常姑娘的旺國之相是她杜撰的，不這麼說，兄長不會死心。有旺國之相的女子，除非是有謀逆之心，否則沒有一個臣子敢去碰，兄長再是愛慕常姑娘，也不會賠上整個梅府。

「我近日習得一道新點心，未時三刻過後我做好給兄長送去。」

她一整日都安排得極滿，未時廚藝申時女紅，但凡是世家女子該學的東西，她一樣都不會落下。

梅青曄神情有些蕭瑟，他情竇初開就受此打擊，怕是要好長時間難以釋懷，若不是為他日後著想，她也不會撒這樣的謊。

兄長今日有武課，那麼葉匱……她的心亂顫起來，那個男人啊，此時還是一個少年郎，他真是太瘦了，必是日日都吃不飽。

她備的點心是糯米糕，味甜且耐饑。

葉匱喜歡吃甜食，只有她一人知道，他所有不為人知的祕密，都只有她一人知道。

武場在梅府的最南邊，校場很大，旁邊設有更衣休息的房間，並排三間，一間是桓橫先生的；一間是梅青曄的；另一間是為燕世子燕旭準備的。

桓橫先生極負盛名，很是難請，燕國公府求了許久，最後桓橫先生考校過燕旭後才同意多教一人。

葉匱是武伴，他沒有專門的休息地。

不過梅家人不刻薄，在三間房間旁邊有一間小屋子，裡面原是堆放兵器的，可以允許他在裡面休息。

屋子另一邊是一排亭廊，供人避雨觀武。

梅青曉去時，梅青曄和燕旭都在校場內聽桓橫先生解說招式，而葉匱則站在亭廊下面認真觀看。

少年的背影挺直如竹，瘦長抽條，她的心熾烈起來，跳得極快。

吩咐靜心凝思把點心送到桓橫先生及梅青曄和燕旭的房間，她則提著另一份朝那個少年走去。

少年聽到動靜，回過頭來，不期然對上她的眼神，驚得慌忙低下去。「大……大姑娘。」

「葉公子，我今日點心做得多，這份給你。」

葉匱受寵若驚，根本不敢去接她手中的食盒。

他的小心、他的怯然，看在她眼裡，彷彿一顆心泡在淚水中，鹹中帶酸。以前的她，何曾注意過他這樣的人。

對於他，她是不屑一顧的，她出身好，家世清貴，每日所思所想皆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，像他這樣的僕從，又有那樣的出身，她根本不會多看一眼。

所以在城破那日他求娶時，她滿心都是屈辱之感，她的視死如歸是真的，她不想和他一起也是真的。

而今，她多想給自己一個耳光。

這個少年是那麼的內斂，就算是不敢抬眸看她，她也知道那雙比常人深邃的琥珀瞳仁中是怎樣的琉璃豔色。「你的眼睛真好看。」

紅暈爬上少年的臉。大姑娘是在……誇他？他知道自己長得不同於常人，自小就聽過無數人恥笑他的長相，他們罵他下賤，罵他是越奴之子，天生就是奴才命。他一介下僕之身，怎堪得到大姑娘的誇獎！便是她多看他一眼，他都覺得自己會髒了她的眼。是不是自己出現幻聽？大姑娘怎麼可能會誇他，她不是一直厭惡他的長相。

對於別人的嫌惡目光，他向來能敏銳察覺到，那些惡意的輕賤眼神，自小伴著他

一起長大，他不喜、不看，默默承受著。

他沉默著，低頭間看見自己露在外頭的那一小截大腳趾，恨不得化成塵埃不願汙她的眼。

鞋子本就有些小，之前不小心磕在石頭上，洗舊的鞋面磨出一個洞。

她的目光落下，那截露在外頭的腳趾刺痛她的心，心痛到痙攣。多年後令世人聞風喪膽的殺神，誰想過他曾經不過是個衣食無繼的窮苦少年。

她望向校場之內，沒有人注意到這邊，她湊近一點，低語道：「你的鞋子破了，我給你做一雙新的。」

他驚愕不已，抬頭時她已神色冷清地站到離他十丈開外。剛才一定是幻聽，大姑娘怎麼可能說那樣的話？一定是他妄想太過，生了癮念。

校場中，梅青曄和燕旭已看過來。

梅青曉淺淺含笑，姿儀優雅地上前說話，先是向桓橫先生行禮。

桓橫先生說是武術教習，看著文質彬彬，倒像是一位文人。

若不是桓橫先生惜才，葉旬不過是陋巷裡的低賤少年，根本不可能有出頭之日。不是什麼人都能做梅家大公子的武伴，更不是什麼人都能有資格出入梅家，梅家清貴，淵源可追溯到兩百年前。

梅家的氣節柱上，記載著家族兩百年的榮耀，那些榮耀令世人景仰。

燕旭身為燕國公府的世子爺，若不是看中梅家的聲望，又怎麼會紓尊到別府習武。他看似矜貴優雅，做事從容有度，實則一舉一動都不乏功利算計之心。

葉旬做他手中的劍多年，雖是受封親王，卻得一個越字。越字是什麼意思？那是在向世人宣告，葉旬再是親王之尊，依然不能改其低賤的出身。

世人詆毀謾罵葉旬，他焉能不知？也高高在上睨視著天下萬民，他算計著葉旬替他賣命，又防著葉旬功高震主。

帝王心術，說穿了都是小人之心。

「我做了一些點心，請先生和兄長燕世子慢用。」

她淡淡出聲，仍是別人眼中的那個高傲不失禮數的梅家大姑娘。

燕旭優雅道：「有勞大姑娘。」

「不敢當，燕世子出身尊貴，能來我梅家討教武藝是我梅家之幸，我梅家上下無不尊敬以待，唯恐怠慢世子，若有不周到之處，還望世子海涵。他日與人提及時，我梅家能得世子爺一個好字，便已足矣。」

燕旭怔住，梅家大姑娘自來清高，以往言辭間全是規矩二字，從未有過如此犀利之語。他暗忖，莫非自己什麼時候得罪這位梅家的大姑娘？

梅青曄略有不解，阿瑾為何突然有此之言，難道他們之間發生過什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？他長得似梅仕禮多一些，是溫潤儒雅的長相，然而性子與其父卻是南轔北轍。

梅家重文，要不是對長子失望至極，梅仕禮又怎會讓長子棄文習武。

「修齊，你是不是什麼時候惹到阿瑾了？」

燕旭，字修齊。

「廣澤，君子不與婦孺一般見識，我怎麼可能惹你妹妹？」

梅青曄，字廣澤。

兩人交頭接耳，然後齊齊看向神色冷清的梅青曉，她面若清霜，與平日並無什麼不同。

她知道他們在看自己，目光淡淡睨過來。「背後議人，非君子所為，兄長你當謹記。」

燕旭聞言，瞳孔微縮。梅大姑娘這句話明著是對廣澤說的，實際是在說他，諷刺他方才自稱君子卻背後議人，有違君子之風。

梅青曄不免尷尬，他其實挺怵這個妹妹的，在她面前，他感覺自己就是個搗蛋沒有禮數的野小子，身為長兄，這種感覺實在不太好。

「阿瑾說得極是，我與修齊要歇一會，謝謝妳送的點心。」他擠眉弄眼，暗示燕旭快走。

燕旭心領神會，趕緊往自己的房間而去，暗自琢磨著自己何時得罪過梅家的這位大姑娘，讓她那般出言暗譏。

糯米粉做的點心本來就實在，他才吃一個，便不無嫌棄地想道，這點心和梅家大姑娘還真像，外面瞧著傲雪欺霜，內裡卻是實心古板能噎死人。

世家公子，食不厭精，所食之物大多講究雅致，並不在乎分量，優雅如他，鮮少有吃到噎的感覺。

他一把將點心往外推，示意如風代勞。

如風是他的小廝，平日裡吃的都是他的剩飯剩菜，早就被矜貴的食物養刁了胃口，一見還有六七塊糯米糕，難免有些為難。

「如風，你說那梅家大姑娘是何意？」

在如風看來，自家世子爺長相家世在麓京城首屈一指，多少世家貴女爭著獻殷勤，以期得到世子的青睞，梅家的大姑娘再是清高，也難逃他們世子爺的魅力。

「世子爺，梅家大姑娘定是喜歡您。」

燕旭好看的眉微微皺起，「不像，我怎麼瞧著她似乎對我有敵意……」

「世子爺，梅大姑娘向來規矩，她那樣的人能給您做點心，這不是明擺著的嘛。這麓京城裡的貴女們，哪個不擠破頭想進咱們國公府的門，梅家大姑娘情竇初開，一顆芳心落在世子爺的身上，奴才瞧著她必是鍾情世子爺。」

燕旭若有所思，誰不知道梅家這位大姑娘養得好，明擺著是奔著宮裡那個位置去的，難道梅家和虞皇后之間有齟齬，生了分歧？

他的目光落在那點心上，「這點心，和她還真像。」

「可不是，梅家大姑娘陽春白雪般的人，確實很像這點心。」如風贊同。

他眼神微冷，什麼陽春白雪，分明是木頭刻的美人，徒有其表。

梅青曉不知他們主僕二人如何議論自己，她滿心滿眼只有那個少年郎，望著那兵

器房的方向，久久出神。

葉匱已小心將食盒打開，點心的糯甜香氣撲面而來。

以往她極少來校場。便是來送點心給大公子，也不可能有他的份，雖然大公子良善，時常會賞給他一些吃食，但像今日這般自己獨得一份，從未有過。

食盒內還放著一塊乾淨的白色綢帕，帕子上沒有任何繡花，像是專門給他用來包點心的。

他垂著眸若有所思，靜坐半晌後慢慢將點心用帕子包起來放好，然後提著食盒出去交給靜心，低聲道完謝默默等在一邊。

燕旭主僕跟著出來，如風同樣將食盒還給靜心，一手摸著肚子。

「如風這是……」梅青曄問燕旭。

燕旭笑道：「無事，大姑娘做的點心太好吃，他吃撐了而已。」

梅青曉沒有戳破他虛偽的假話，他要不是慣會做表面功夫，又怎麼會收攏那些人替他賣命，江山大定時，他沒少明裡暗裡打壓那些有著從龍之臣。

葉匱低著頭，盯著自己的腳尖的那個窟窿，縮著腳趾。

桓橫先生曾言比武皆如戰場，不許點到為止，更不許讓招虛晃，是以無論梅青曄還是他，在等會試招時都會戴上護具。

梅青曄的護具用上好的銅片及牛皮製成，他的護具則是用木板和不知名的獸皮做的。

申時整，他換好護具下場。

梅青曄用他試招，兩人很快纏鬥在一起。那些招式毫不留情，你來我往寸步不讓，他接招、倒地、再起，不停重複。

梅青曉沒有走，她就站在亭廊處。

兄長是桓橫先生用心教導的學生，與葉匱不一樣，葉匱是武伴沒錯，卻更似人形靶子，兄長對招式爛熟於心，葉匱只能靠自己的悟性，少年堅韌，一如多年後的他。

她見證過他從青澀到成熟的歲月，他一次次從泥濘中爬起，一次次在血雨腥風中屹立不倒，她知道此時年少的他終將被風雨洗練，成為世間獨一無二的王。

梅香陣陣，隨風送來。她眼眶逐漸濕潤，激蕩之情充盈心間。天地萬物，她眼中只容得下那一人，舉目所及之處，只有那少年寧彎不折的身影。

葉匱，葉匱……今生我與你一起，可好？

第三章 潛龍尚微時

申時三刻，試武結束。

桓橫先生在和梅青曄拆分招式，一一指出方才試招中出現的問題，燕旭在一旁聆聽。

沒有人注意葉匱，他默默立在一邊，似乎也在聽桓橫先生的指教。

她過去，梅青曄很驚訝，「阿瑾還未走？」

燕旭望來，目光隱晦。

「昨日驚馬時我在想，若是我身體再強壯些，有些武藝傍身，是不是就不會那般

驚慌失措傷了自己。」

葉匄低頭，面露羞愧。

她心一揪，「我的事與旁人無關，我就是想知道現在強身健體，可還來得及？」

「怕是有些晚。」梅青曄說著，面色為難。

桓橫先生道：「有心學習，幾時開始都不晚。」

「先生說得極是。」燕旭附和。

她微微一笑，將早就準備好的上等活血跌打藥遞給兄長。

梅青曄咧嘴一笑，接過藥滿不在乎地讓身邊的小廝文韜收好。

他比葉匄小一歲，比葉匄矮一些，可兩人站在一起，他卻像是年長的那一個，只因葉匄太單薄太瘦，而他因為自小衣食無憂，身形結實許多。

她取出另一瓶藥，遞給葉匄，「你臉上的淤青實在不雅，這藥記得擦。」

梅青曄只當她是嫌葉匄有礙觀瞻，倒也沒有多想。

葉匄恭敬地接過藥，低聲道著謝。他身形單薄，不知是不是方才受了傷，身體微微彎著。

梅青曉看著無事人般的兄長，道：「兄長與葉匄試武，有些勝之不武。」

眾人聞言皆驚，包括桓橫先生和葉匄本人。

桓橫先生問：「大姑娘此話怎講？」

「兄長的護具用的是上好的銅片，拳腳傷不到，而葉匄的護具僅是薄木片製成，根本就是花架子。方才我見他與兄長試武時避讓較多，可見有所顧忌。倘若想分出真正的勝負，還得有相同的護具，如此才算公允。」

桓橫先生點頭，「按理說應當如此。」

梅青曄一聽，甚覺有理，當下拍著胸脯說要送葉匄一副新的銅製護具。

桓橫先生很是欣慰，直言等新護具到了，要看他們放開手腳鬥一場。

「先生今日勞累，廚房已備下酒菜，還請先生移步。」

梅家人對桓橫先生很是敬重，為投其所好，沒少在衣食起居上花心思。

他步伐瀟灑地離開，那邊燕旭也跟著告辭。

校場邊上，高瘦的少年走得悄無聲息，他的背上是一個大大的灰色布袋，灰色布袋裡裝的是他的護具。他從不曾將這些東西留在兵器房。

梅府的下人曾在背後議論說他孤寒，生怕別人要他的破爛玩意兒，他從不解釋，任由別人詆毀他慳吝。

大大的灰布袋在他瘦弱的背後，他的背影是那麼削瘦，斜陽如染，將他的身影拉得越發的細長孤單。

他沒有回頭，不知道有人在看他。

梅青曉很想叫住他，她甚至想不顧一切的告訴他自己的心意，然而她知道，此時橫在他們之間的不只是身分懸殊，還有世俗法則以及少年敏感的心。

他住在香樟弄，弄子因一株近千年的香樟樹而得名，弄裡魚龍混雜，住的大多都是市井討生活的窮苦人。

葉匄和祖母住的屋子是邊房邊院，另一邊的院子住著他的隔房叔叔一家。葉匄的

母親生他時難產而死，父親葉重在他五歲那年外出做工時身亡，他是祖母葉阿婆帶大的，祖孫相依為命，感情極好。

「阿慎。」葉阿婆看到孫子，蒼老的面容頓生光彩。

葉匱幾步過去，解下布袋，「阿婆，東家又賞了糕點。」

葉阿婆笑起來，露出豁掉的牙洞，「又是那些金貴的東西，梅家的大公子對你真是不錯，見天賞菜賞點心，阿婆跟著你真是享福了。阿慎，你可得好好報答人家！」葉匱低低應了一聲。

「呀，這麼多？」葉阿婆已將點心取出，一臉的驚喜，「這麼好的點心……這要是買，得多少銀子？」

隔壁院子傳來吸氣聲，應是有人偷聽他們祖孫說話，然後一個半大的小子從門外衝進來，伸手就要去搶點心。

葉阿婆被撞得一個踉蹌，點心灑落一地。

「我要吃點心，我要吃點心！」半大小子想撲過去撿，被葉匱一腳踹倒在地。

尖細的聲音傳來，「天殺的奴才秧子，這是要殺人了！」

一個顴骨高聳的婦人邊罵著邊進到院子，心肝肉的亂叫個不停，忙不迭去扶倒在地上的半大小子。

婦人是葉匱的隔房嬸嬸李氏，半大小子是他從兄弟葉賀，葉賀的祖父和他的祖父是親兄弟。

葉賀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地上的糯米糕，忍不住嚥著口水。

「娘，娘，我要吃點心！」葉賀五官像李氏，卻比李氏要胖得多，他今年十一歲，卻還不如別人家七八歲的孩子懂禮。

「吃什麼吃？天殺的玩意兒，這是梅家大公子賞給我家阿慎的，你也配吃嗎？」

葉阿婆心疼地撿著點心，小心翼翼地吹著上面的灰土。

多矜貴的東西，差點被糟踐了。

葉阿婆獨自撫養孫兒，性子難免有些潑辣，早些年葉匱還小，她還會隱忍一二，近兩年葉匱漸大，又攀上梅府，她再也不怕這個隔房的侄媳婦了。

李氏眼一斜，「伯娘，妳這話就說得不對了，我家賀兒可是老葉家的種，他為什麼不能吃？」

「我家阿慎是葉家的長房長孫。」葉阿婆不相讓。

「切，他就是一個奴才秧子！他娘那樣的人，能生出什麼好種來，再說了，誰知道是哪裡來的野種……」

葉匱的娘是越女，李氏還記得當年那個女人被葉重帶回來的樣子，粉白的面皮子，豔麗至極的長相，看傻了香樟弄裡的爺們。

那就是個狐媚子，專勾男人的魂！直到今日，李氏還是這麼想的。幸虧那狐媚子死得早，要不然就是弄裡的大禍害，不知要禍害多少男人魂不守舍。

「妳個嘴裡噴糞的玩意兒，我家嫵娘怎麼了？她一不亂嚼舌根，二不占別人的東西，最是本本分分的人。妳也不撒泡黃尿照照自己的德行，我葉家有妳這麼個媳婦，那是祖宗倒了八輩子的楣！」

「伯娘，妳話不能這麼說，我娘家可是清清白白的，不像那個嫵娘，誰知道她以前是什麼地方出來的，也就大哥把她當個寶，還聘為正妻。要我說，那樣的女人，合該是千人騎的玩意兒……」

「滾！」

葉匱突然出聲，把她嚇了一跳。

少年琥珀色的眼神冰冷，極像暗夜中刀鋒的流光。這雙眼異於常人，盯著一人看時，深邃的目光令人發怵。

李氏到底是市井婦人，平日裡撒潑耍賴的事常做，真正碰到硬茬子她立馬認慫。她懷疑自己再多說一個字，這個野種能殺了她，暗自驚奇著半天打不出一個屁來的野種，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嚇人了？「阿慎，我可是你嬸子……」

「你還有臉說是阿慎的嬸子，當嬸子得跑到隔房的侄子家來搶東西，欺負我們孤兒寡母沒有幫襯，妳個敗德的喪門星，老天遲早會把妳收走。」

李氏臉一沉，高聳的顴骨越發的刻薄，「伯娘，妳說話要憑良心哪……我哪有……」轉頭對上少年的眼神，嚇得把餘下的話嚥回去。

前幾年，她只要來鬧，總能得到一些東西，這兩年卻越發的不好弄了，死老太婆還不死，下賤胚子卻得了梅家的青眼。

「那個阿慎，賀兒是你弟弟，你阿婆牙口不好，你都這麼大了，哪能和自己的弟弟爭吃的。這點心……」

葉阿婆已撿完點心，寶貝似的抱在懷裡，「誰說我牙口不好，見天的盯著別人家。我老葉家娶進妳這麼個喪門星，真是祖墳冒黑煙。還不趕緊走，難道要我趕人？」她轉身去拿掃帚，嚇得李氏扯著兒子就跑。

「夭壽的喪門星，還想吃點心，門兒都沒有，呸！」

葉匱低語，「阿婆，進屋吧。」

葉阿婆連忙應著，和孫兒一起回屋。她抱著點心不放，一直感歎著這麼好的點心不知道要賣多少銀子，梅家真是好東家之類的話。

糯米糕上多少還沾著土，她眼神不是很好，弄得也不是太乾淨，再說這樣的點心嬌貴，沾了土很難弄下來。

「可惜了，要是沒掉在地上，還可以送兩塊去你方叔家。這些年，你方叔可沒有少照顧咱們。」

方叔姓方名盛，是葉重的把兄弟。

葉阿婆想到剛才孫子護著自己的樣子，不由得心生欣慰，她慈愛地看著自己的孫子，越看越覺得自家孫子長大了。「阿慎，你長大了，阿婆就放心了，就是現在兩腿一蹬眼睛一閉走了，我也不怕別人再欺負你……」

「阿婆，您……您吃點心，您會長命百歲的。」

「阿婆吃，阿婆吃……」葉阿婆用袖子擦著眼淚，「阿慎也吃。」

「我在梅府吃過了，阿婆您吃。」

「唉，唉。」葉阿婆吃了一塊，滿足地瞇起眼。大戶人家的點心就是好吃，她這是沾了自己孫子的光啊，自從孫子進了梅府，她天天跟著享福，要不然她老婆子

就是到死也吃不上這樣的矜貴東西。「要是你爹娘還在……」

「阿婆，孫兒會孝順您的。」

她抹著眼淚，「阿婆知道，我的阿慎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。你別聽那些人亂說，你娘不是那樣的人，她是個好人。」

少年低頭，長長捲翹的睫毛遮住眼裡的情緒，「孫兒知道，爹是好人，娘也是好人。」

「對，他們都是好人，他們九泉之下看到你這麼懂事，都該瞑目了。」

當天色還亮著時，葉阿婆早早將一切收拾妥當，趁著天黑入睡，省了燈油。

葉匱睡在前屋，床是用幾塊板子搭起的，屋子破舊得很，雖說時時用乾草修葺，卻早已破敗不堪。

他睜著眼睛，望著屋梁出神，手放在心口處感受著自己的心跳，那裡原本荒蕪一片寸草不生，此時卻似有什麼東西要破土而出，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感覺，想按捺住又很是捨不得。

大姑娘說要給他做鞋子，是他聽錯了嗎？

知曉閣內。

梅青曉在靜心的服侍下梳洗妥當，披散的墨髮，白色的綢緞中衣，她靠坐在床頭，蓋著青底紅梅的錦被。

葉匱腳上破洞的鞋子總在她眼前晃，她以前不知葉匱過得這般淒苦，那時的她總是目無下塵，連多看他一眼都覺得有礙觀瞻，又怎麼會在意他過得好不好。

凝思掀簾進來，道：「姑娘，側門處果然有人尋大公子，奴婢照您的吩咐將人打發，不想恰巧碰到大公子身邊的武略……」

那位常姑娘會來找兄長，梅青曉一早料到。「妳可聽見他們說了什麼？」

「奴婢聽著，那人自稱什麼常家的婆子，想讓大公子救救他們家姑娘，還說明日午時前大公子不去，常姑娘就要被家人賣給他人為妾。」

常家那對父子是個無底洞，沾上那樣的人家沒有什麼好事，她既然重活一回，就不能看著兄長再掉進那個洞裡。

燈影闌珊，人無眠。

晨光熹微時，淡淡的梅香從窗戶飄進來，梅家的園子、各處院子都種滿梅花，每年梅花吐蕊之時，香飄滿府。

卯時正，她毫不意外地醒來。

對鏡梳妝時她望著鏡子裡的自己，不由一陣恍惚，似乎還不敢相信自己能重活一回，膚白勝雪麗質天成，還有一分冷清，如傲雪霜梅凌然眾人。

這一年她十六歲，正是花紅柳綠的好年紀，葉匱比她長一歲，今年十七。四年後，她二十，他二十一，到時再過十年，她三十，他三十一。

歲月不息，從不曾為誰駐足。那個豔絕無雙出征必戴面具的堅毅男子，卻在歲月

回望時變成青澀的少年郎。

她微不可聞地歎息著，眉間慢慢舒展。

妝扮好，先去給祖母請安，之後陪祖母讀經用過早飯後，去到兄長的光暉院。

梅青暉情路受阻，正拿著一本書長吁短歎強作憂愁，梅青曉沒讓下人通報直接進去，將他嚇了一跳。

「阿瑾，妳……妳……」阿瑾幾時這般無禮過，他難免措手不及。

那書沒來得及藏，一眼就被她看到上面的名字——

《風滿樓詩集》

風滿樓此人，慣喜流連風月場所，他的詩詞皆與風塵女子有關，或是憐憫她們，或是驚歎她們的才情，或是與她飲酒作樂，大戶人家將他的詩視為淫詩豔詞極為不屑，想不到不愛讀書的兄長卻偷偷看他的詩集。

「阿瑾……妳千萬別告訴祖母和父親母親……我就是一時糊塗，想到自己和常姑娘今生再無緣分，略有些傷懷。這詩集中正好有一首特別應景，我就多看了兩眼……」

梅老夫人規矩大重禮數，最是厭惡風滿樓，梅仕禮亦是如此，在梅家是萬不能出現這樣的書，更不能出現風滿樓的詩集，若是被知道，梅青暉只怕少不得要吃一頓家法。

梅青曉將詩集拿過來，淡淡問道：「哪一首？」

梅青暉擦著額頭的冷汗，緊張答著，「最後一頁，他寫的最後一首詩。」

她翻到最後一頁。

〈月夜惜別〉

月色人疾路，勿聞嬌聲至。問郎歸何處，妾願長相隨。

花開終有期，凋零無所歸。恐負明月光，獨行自淒切。

「風滿樓用明月光來形容這立嬌客，可見此女出身不錯，是好人家的姑娘，他婉拒女子，是因他自覺配不上對方。常姑娘一心想攀高枝，對你窮追不捨，怎麼能與詩中的女子相提並論。」

梅青暉尷尬不已，「……差不多，常姑娘不是那樣的人。」

梅青曉也不爭辯，知曉兄長情竇初開，常姑娘是他第一個喜歡的姑娘，他定是為對方所迷，不可能看到對方癡情之下的算計。

「常姑娘是不是那樣的人，我不想知道，我只知道兄長你若再和她牽扯，全家人就要跟著你受連累。我知道她約了你，你會去見她，未免瓜田李下你們被人非議，我陪你一起前去。」

梅青暉睜大眼，不敢置信。「阿瑾……」

「我已知會過祖母，今日會同你一起出門。」

「啊？那妳有沒有告訴祖母……」

「你放心，我沒有。」

梅青暉大大鬆一口氣，心道幸好幸好。阿瑾去也好，他本也打算和常姑娘說清楚，有阿瑾在，有些話可能更好說出口。

常姑娘名芳菲，是一位書香門第出身女子，她長得自然不差，算得上是花容月貌，梅青曉對她似乎有些印象，那日宮破之時，倒地的妃子中似乎就有這麼一張臉。常家在常芳菲祖父手上時也是書香門第，要不是常家父子濫賭，也不至敗落到賣女兒的地步。

她與梅青曉約在一家小茶樓，見到梅青曉時，她泫然欲泣的模樣有些微僵，那弱小無依尋求倚靠的模樣瞬間生硬無比。

「梅……梅大姑娘。」

梅青曉在麓京是數得上的貴女，她當然知道，正是因為知道，此時才會自慚形穢，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。

轉念一想未必不是壞事，女子總容易心軟。若能得梅大姑娘美言幾句，說不定事情還好辦一些，遂又露出淒苦無依的樣子，「求大姑娘救我！」

「常姑娘，有話慢慢說。」

常芳菲低泣著，將自己要被父兄賣給他人做妾的事情添油加醋說了一遍，末了，再三言明自己的心志，絕不與他人為妾。

梅青曉糾結著，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妹妹。

梅青曉沉吟一會兒，道：「這事我已聽我兄長提過，你約我兄長見面委實不太合適。我兄長赤血丹心最見不慣不平之事，他一腔磊落卻思慮不周，為免姑娘清譽有損，我便跟著前來。若我梅家能幫的，自會酌情相助，不知常姑娘想讓我們為你做些什麼？」

常芳菲眼神淒怨，落在梅青曉的身上。她久聞梅家大公子之名，那日她是故意摔倒在他面前的，他果然如自己想的一般單純熱血，很容易就被她迷住。

她總不能說，她想做梅家的大少夫人，將來成為梅家的主母。「我……我……實在是沒有辦法，大姑娘，您幫幫我……」

「我要如何幫你？你父兄執意將你賣與他人為妾，必是收了別人的銀子。他們一心為財，不顧父女兄妹之情，我若橫插一腳，只能出高價將你買走為奴，你可願意？」

為奴二字，令常芳菲面色煞白。

梅青曉覺得妹妹的話太過直白犀利，很是於心不忍，「阿瑾，常姑娘怎能為奴？」

梅青曉淡淡看向自己的兄長，眼神平靜得嚇人。兄長為常姑娘所迷，壓根看不出對方眼裡的野心和市儈。「那依兄長所言，我們買她回去做什麼？」

既是買，那便如同貨物，這個道理世人都懂。

「我們可以給他們家一筆銀子，免得他父兄賣她……」梅青曉嚅嚅著，聲音有些發虛。

「然後呢？她父兄把銀子花完後，又該當如何？」

銀子總會花完，花完後常家父子定會再起心賣女兒。他們梅家再是富庶，也不能去填這個無底洞。

梅青曉被問住，很是羞愧。

常芳菲暗恨，深覺屈辱，「大公子，大姑娘，我……我不想做妾，實在是沒有辦

法，我唯有一死以保清白……」

堅貞的姑娘總是令人心生憫惜，也更能激起熱血少年的保護慾，她深知這點，常以知禮堅忍之態示人。

梅青瞳心疼不已，雙手緊緊攥成拳，「常姑娘，妳別做傻事！說不定侯府買妳回去並不是讓妳做妾的。」

他差點把忠勤侯府欲將她送進宮的事情說出來，在對上妹妹不贊同的目光後深覺愧疚。

「不是做妾，還能是做什麼？」常芳菲反問，目光滿是失望。虧得她費盡心思，沒想到事到緊要關頭，梅大公子居然沒有半分想娶她為妻的意思。

梅青瞳不敢看她，眼神飄忽。

梅青曉道：「常姑娘如果真不想做妾，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法子。我父親有不少門生，其中不乏許多與常姑娘門當戶對之人，姑娘若想一勞永逸，或許我們梅家可以出面替姑娘說個親事。」

與常家門當戶對之人，定然是寒門學子。

常芳菲自知自己長得好，一門思想攀個好人家，怎願嫁進寒門？她心中頓生惱怒，心道梅大公子帶上自己的妹妹，難道是來羞辱她的？她原以為他會助自己脫離苦海，沒想到他如此靠不住。

事已至此，她去忠勤侯府便是，不論是侯爺還是世子，她這樣識文斷字的清白女子，總逃不過一個良妾，她就不信，沒有梅家，她就出不了頭。

「大姑娘別為我費心了，我父兄不會同意我嫁人的……我命該如此，怨不得旁人。」

梅青瞳聞言目光沉痛，心生無力。